

THE OUTSIDER



世 界 名 家 中 短 篇 小 说

局外人

【法】加缪 等著 叩梦丽 等 译

Albert Camus



彼 时 的 荒 诞 此 时 的 真 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局外人 / (法) 加缪等著; 叩梦丽等译. — 南京: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9
ISBN 978-7-5399-9903-6

I. ①局… II. ①加… ②叩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世界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08492 号

书 名 局外人

著 者 (法) 加缪 等

译 者 叩梦丽 等

责任编辑 聂 斌 黄孝阳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16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903-6

定 价 36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- 001 局外人 [法] 加缪\著 叩梦丽\译
- 094 变形记 [奥地利] 卡夫卡\著 华璇\译
- 150 人间失格 [日] 太宰治\著 周天荷\译

局 外 人

[法] 加缪\著 叩梦丽\译

第一部

第一章

妈妈今天死了。也许是昨天，我不清楚。养老院的电报上这样写道：令堂去世，明日葬礼，深表同情，期速来。这则通知让我怀疑，妈妈是否死于昨天。

养老院位于离阿尔及尔大约八十公里的马朗戈。乘坐两点钟的公共汽车，我应该能非常轻松地在日落之前抵达那里。那么，依照习俗，晚上我应该为母亲守灵，并且不妨碍我明天下午回来。我已经向老板请了两天的假期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没有理由拒绝我。然而，我总觉得他看起来不怎么开心，于是我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先生，可是，您知道的，这可不是我的错。”

事后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我根本没必要说那些话，我也没有什么可请求他原谅的，情况恰恰相反，老板还应该向我表示同情与慰问。我猜想后天回来时，他将会这么做。目前而言，母亲好像

根本没有死。一旦我回去参加完葬礼，一切就会尘埃落定……

我搭上了两点钟的汽车。下午的天热辣辣的，像往常一样，我还是在塞勒斯特的饭店就餐。那里的每个人都很友善，而且赛莱斯特还安慰我说，“我们只有一个母亲，再也没人像她那样对我们好了。”我离开的时候，他们甚至将我送到了门口。我感觉很慌乱，很想逃离，直拖到最后一刻，我才不得不去艾玛努埃尔家借到了黑领带和黑纱。几个月前，他叔叔刚刚离开人世。

时间紧迫，我只能一路狂奔才赶上汽车。我寻思，正是我这么急，又跑了一路，车上又颠簸，汽油味还大，光线又强，才让我晕晕乎乎了一路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几乎睡了一路。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正倚在一个军人身上。他呲牙咧嘴地笑着问我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回来，此时，我没有想交谈的心情，仅仅点头表示同意。

养老院离村子有一英里多的距离。我走到了养老院。我要求立即去见母亲，可是看门人说我必须要先见院长。而此刻，他有事缠身，我只能稍等一会。在我等待的过程中，看门人啰嗦个不停，不久，他将我带入了院长办公室。院长非常矮小，一头花白头发，胸前佩挂着荣誉团勋章。他先用那双浅蓝色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接着我们开始握手，时间如此之久，弄得我尴尬不堪。此后，他查询了一个放在他桌子上的档案，开口说：

“默尔索太太三年前搬到了我们的养老院，而您是她的唯一赡养人。”

我还以为这些话是在责怪我，于是慌忙解释起来。可是，很快他就打断了我：

“孩子，你没什么可解释的。我已经查过你妈妈的档案了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仅凭你微薄的收入，你根本无力赡养她。实际上，她需要一个人形影不离地照顾她，而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根本付不起工资。不管如何，她呆在养老院要比任何地方都要快乐。”

我回答说，“是的，先生，对于这一点我坚信不疑。”

他点头说，“在这里，她还有好伙伴，你知道的，她可以和这里年纪相仿的人做朋友。她们在一起有很多共同话题，可以互相解闷。而你少不更事，和你在一起，她会很闷的。”

的确如此，当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，妈妈经常一言不发地看着我，我们几乎不交谈。她搬到养老院的前几个星期内，经常哭泣，这是因为她还没习惯。大约一个月或两个月之后，当听说要离开，她便因为舍不得这里而痛哭。这还是因为不习惯搬到一个新地方。这就是我在最近一年内，几乎没有来看望她的原因。不可否认，假如我来看望她的话，这也意味着我要荒废一个星期天，更不用说其他麻烦事情了：乘车、买票、往返需要四个小时。

院长还是滔滔不绝说个不停，而我一直在出神，几乎什么都没听进去。最后他说：

“现在，我猜你一定非常想看你妈妈？”

我没有吭声，站了起来，他将我带到了门口。在我们就要下楼梯的时候，他开始解释说：

“你知道的，为了不吓着其他老人，我们将她放在了小停尸间

里。这里一旦有人死了，其他的人就要紧张两三天。当然了，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护工又要为额外的事情而操心忙碌了。”

我们穿过了一个小院子，这里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，三五成群聚在一起，在他们组成的小群里聊天。我们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，他们立即安静了下来。等我们刚一走过，他们又叽叽喳喳说起来。他们的声音忽然让我想起了被关在笼子里叽叽咕咕的鸽子，二者唯一的区别是前者没有后者的声音刺耳。在一个小而矮的屋子前面，院长停了下来。

“就是这了，先生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请到办公室找我。我建议明天早上举行葬礼，这样你可以为她守一晚上灵，无疑这也正是你所希望的。还有一点，我从你母亲朋友那儿听说，她希望按照基督教的仪式下葬。为此，我已经做好了安排，可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一声。”

我谢了他。就我所知，妈妈生前虽不是无神论者，却从来没有把宗教当回事。

我走了进去。这是一间明亮、纤尘不染的小屋，墙壁上刷的白灰，天棚上安的玻璃，让这间屋子看起来更加亮堂与干净。屋子里放着几把椅子，几个支架，屋子中间的支架上停放着一口棺材。几个崭新的螺丝钉，刚刚拧进去一点。一个阿拉伯女人，我觉得，正站在棺材旁边。

她穿着白大褂，头上围着一块非常亮眼的围巾。

这时，看门人跑到我后边，很明显看出他是一路小跑过来的，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气声足以证明这一点。

“我们早就盖好棺盖了，为了让你能看到她最后一眼，我不得不替你打开。”

说着，他就要掀开棺盖，我赶紧说不用麻烦他了。

“额？ 怎么回事？”他喊着说，“你难道不想……？”

“不。”我说。

他将螺丝刀放回了口袋里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。我才醒悟过来，我真不应该回答不，意识到这个让我窘迫极了。盯了我看了一会后，他开始追问起原因。

“为什么不呢？”他并没有丝毫责备我的意思，只是单纯地想知道原因。

“嗯，我确实说不出来为什么。”我答。

他开始来回摆弄自己泛白的胡须，并没有抬头看我，很有礼貌地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他长得讨人喜欢，淡蓝色的眼睛，面色红润。随手为我搬来一把椅子，并且他自己也坐在棺材附近，紧挨在我后边。那位护士起身离开，向门口方向走去。当她从我们身边走过，看门人对我耳语说，“可怜的人，她满身是恶疮。”

我仔细地端详起她来，发现从她的眼睛下面起便是围绕一圈的绑带。绕过鼻子的绷带，没有起伏，竟然平平如野，而且整个脸除了一条条带子，人们再也发现不了其他的东西了。

“现在，我要走了，留下你一个人在这了。”

我忘记自己是否做了什么手势，结果他非但没有走开，反而站在我椅子后边徘徊了起来。感觉背后有人，我心里非常不自

在。太阳逐渐西沉，余晖映在地板上呈现出一种舒适又可爱的光线。两只大胡蜂绕着头顶上的玻璃天棚，嗡嗡地盘旋。我昏昏欲睡，几乎睁不开眼睛。我头也没回地问他，在这里呆了多长时间了。“五年了。”回答之快让人怀疑他是不是一直在等着我问。

这让他打开了话匣子，他变得非常健谈。假如有人告诉他说，他将会在马朗戈养老院当一辈子看门人，他铁定不会相信。他说自己六十四岁了，是巴黎人。

当他说完，我插话说，“哦，你不是本地人？”

我还记得，在带着我去见院长之前，他还说了一些关于妈妈的事情。他说之所以这么急着埋葬母亲，一部分原因是平原地热。“在巴黎，死人可以在家里停放三天，有时候四天。”说完，他还提到他在巴黎度过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，那段记忆令他终生难忘。“在这里，每天都急匆匆地度过。还没来得及接受一个人已经死了的现实，你就要匆忙地跟着灵车去下葬。”“够了，”他妻子打断他的话，“你没必要给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说这些。”这个老头脸红了，赶紧开口道歉。我说没什么。实际上，我还觉得他的话相当好玩。他告诉我的这些，之前我闻所未闻，连想都没想过。

现在他接着说，他当初是被这里的养老院收容。可是，他当时身体健康，精神充沛，所以，当这儿的看门人位置一空了下来，他就毛遂自荐，结果成了看门人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指出来，他还是和其他被收养的人没什么区别，他不愿意承认。他有些官架子。他一提到养老院的老人，

尽管其中几个比他年纪还大，总是习惯称之为“他们”、“那些人”，有时是“他们老人们”。听见他这样叫这些老人，尽管我明白他这么称呼他们的根据，但是作为看门人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要管着其他老人，我还是有些震惊。

正在这时，女护工又回来了。夜幕很快降临了，转瞬之间，深沉的夜色便聚拢在玻璃天棚上。看门人打开灯，刺眼的光让我几乎看不清东西了。

他提议我去食堂吃饭，可是我一点不饿。后来他又想给我端杯咖啡，我非常爱喝牛奶加咖啡，于是同意了。几分钟之后，他端着一个托盘回来了。我喝着咖啡，又想抽烟。可是在那种情况下，当着妈妈的面，我不确定在这种情形下，自己是否适合抽烟。我仔细想了想，其实在这抽烟真的没什么关系，因此我递给了他一根烟，我们一起抽了起来。

片刻之后，他又开始聊了起来。

“你知道的，你妈妈的朋友马上就会过来，陪你一起守灵。不管谁死了，经常会有一个人在这儿守着，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传统了。我最好去搬几把椅子过来，还要冲点咖啡。”

打在惨白墙壁上的光线弄得我眼睛很不舒服，于是问他能否关掉其中的一盏灯。他说“不能”，因为这是设计好的，要么全开，要么全关。这之后，我不怎么注意他了。他带着几把椅子回来了，并将它们围着灵柩摆开，在其中的一把椅子上，他放了一个咖啡壶，还有大约十个或者十二个杯子。接着，在距离我妈妈较远的地方，他面向我坐了下来。女护士也在屋子里的另外一

角，背对着我坐下。我看不清楚她在干什么，可是从她胳膊的动作来看，我猜测她一定在编织着什么。喝完咖啡后，浑身暖和了起来，我觉得舒服多了，房门大开，清新的夜色与鲜花的香味从中飘来。我想那时我准是瞌睡了一会儿。

沙沙作响的噪音将我弄醒，睁开惺忪的双眼，我感觉屋里的光亮比以前更耀眼了。屋子里几乎不存在任何阴影，每一样东西，每一个角度，每一条曲线，都轮廓鲜明，清晰极了。那些妈妈的朋友——几个老人都过来了。我目数了一下，总共十个人，他们静默地在耀眼的灯光中滑过，几乎不带任何声响。当他们坐下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一个椅子响过。在我的生命中，我还从没有如此清晰地看过一个人，清楚到没有放过他们面孔和衣着的任何一个细节。可是，我不能听清他们的声音，甚至几乎没法确信他们的确出现过。

差不多所有的女人都围着围裙，束腰的带子紧紧地缠在她们的腰上，这让她们原本就大的肚子更加突出了。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老太太的肚子会这么大。然而，大部分的老头都枯瘦如柴，并且他们都拄着手杖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从他们脸上我找不到眼睛，在一堆皱纹之间，只见一波浑浊在闪烁。

一坐下来，他们开始看我，并笨拙地向我点头示意，他们的嘴唇陷入了没有牙齿的牙床间。对此，我没法确定他们是在给我打招呼，抑或仅仅是上了年纪的人不由自主的抽搐。我倾向于他们是在向我打招呼，在这之后，我感觉自己处于窘境。他们同样面向我而坐，围在看门人周围，摇晃着脑袋，严肃地看着我。有

一会儿，我产生了一个怪诞的感觉，他们是为了审判我而来的。

几分钟之后，其中的一个女人开始哭了起来。她坐在第二排，被前面的女人给挡着了，我没法看清她的脸。她哭哭停停，让人觉得她会永远哭个不停。其他的人似乎没有注意到她在哭。他们安静地坐着，满脸悲伤，有的眼睛死死盯着棺材看，有的出神地望着他们的拐杖，或者其他什么眼前的东西。那个女人还在抽泣。我不认识这个女人，所以我对她格外好奇。我很想让她停止哭泣，但是不敢告诉她。过了一会儿，门房弯下身子在她耳边窃窃私语，她嘟囔着连连摇头，依旧抽抽搭搭地哭泣。

门房直起身朝我走来，在我身边坐下来。开始时，他没有说话；然后，他眼睛望着别处，向我解释道：

“她与令堂关系很好。她说令堂是她在世上唯一的朋友，现在她却独自一人了。”

我没有说什么，沉默了很长时间。那个女人的喘息和呜咽声少了，但是抽泣得很厉害，最后总算平息了下来。

我不太瞌睡了，只是感觉到很累，腿也很疼。现在我意识到他们的沉默好像在加剧我神经的紧张。仅有的那个声响变得非常奇怪，它时而出现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对此很困惑。然而，在仔细聆听之后，我猜出来它是什么，原来是那些老头在吸吸他们的内腮帮，正是这个动作产生了那么奇怪的声响。他们是如此陷入沉思以至于都没有反应过来他们该站起来了。他们的表现甚至给我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，放在他们之间的死尸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。但是，现在我开始怀疑我当时一定是误解他们了。

我们都喝了看门人端过来的咖啡。这之后的事情，我就记得不清了。不管怎样，那天晚上一点点过去了。我只能回想起那一会儿发生的事情。我一睁开眼就看见那些老人一个个蜷缩在椅子上睡着了，就一个还清醒着。他的下巴压在拄着手杖的手背上，双眼死盯着我看，好像他一直在等着我醒过来。不久，我又沉入了梦乡，因为腰疼得厉害，我醒了一会。

不知不觉间，清晨第一缕光线照在了玻璃天棚上。大约一两分钟后，其中的一个老头醒了过来，开始咳个不停。他拿出一块大手帕，向里面吐痰，每吐一次痰，都像在呕吐。这么大的动静吵醒了其他老人。看门人告诉他们该起来了。他们立马都站了起来。经过这场长时间而又辛苦的守灵，他们脸色灰暗。让我感到意外的是，他们每个人都和我握了握手，似乎这个晚上，虽然我们连一句话都没有交流，还是使我们变得亲密起来了。

我真是筋疲力尽了。看门人将我带到了他的房间，在那儿我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。他给我泡了更多的牛奶咖啡，这似乎非常适合我。一走出房间，我便发现太阳已经升起来了，在马朗戈和大海之间的山岭上空，红光一片。早晨的风徐徐吹过，夹杂着海盐的味道。这预示着今天将是一个艳阳天。我已经几年没来过农村了，要不是待会还要出现在妈妈的葬礼上，在这里散散步还是非常惬意的。

结果，我站在院子里一棵梧桐树下开始等人。闻着泥土散发的凉爽气味，我忽然发现自己清醒了很多。我又想起来办公室的同事们，忖思着，现在这个点，他们估计开始准备起床上班了。

这个时候，对我而言，经常是一天中最难挨的。我又接着想了大约十多分钟。忽然，养老院的铃声响了起来，这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。我甚至能看清屋子里的人在干什么。不久，一切又重新恢复了平静。太阳升得更高了，连我的脚都感受到了热气。看门人穿过院子，走了过来，传话说，院长想见我。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，他拿出一些文件来让我签字。我注意到他穿了黑色礼服和条纹长裤。他拿起电话，看着我说，“殡仪馆的人早到了，他们就要封好棺材，如果你还想见你母亲最后一面，我可以让他们稍等一会？”

我说了一句“不用了”。

他对着电话，压低声音说，“可以了，菲亚克，告诉你的人可以盖棺了。”

接着，他告诉我说，他会参加葬礼，我向他道了谢。只见他翘着二郎腿，坐在办公桌后面。他还说，除了值班的护士，就只有我和他参加葬礼。养老院的老年人不准参加葬礼，这是规定，尽管没人阻止他们参与昨天晚上的守灵。“这是为他们好，”院长对此解释说，“这样做可以防止他们情绪过度悲伤，可是考虑到特殊情况，我已经允许你妈妈的一个好朋友和我们一道送她最后一程。他的名字叫多玛·贝雷兹。”说到这儿，院长笑了起来，“说起来非常令人感动，他和你妈妈几乎形影不离。其他老人戏谑地称他为他的‘未婚妻’，并且郑重其事地问他，‘你什么时候娶她呢？’他则哈哈大笑地回应他们。实际上，这个玩笑逗得他俩都很开心。所以了，你也能猜测到，他对你妈妈的死感到心痛欲绝。

我实在不忍心拒绝他想参加葬礼的请求。可是，我还是谨遵医嘱，昨天晚上，没让他去守灵。”

有一会儿，我们坐在那儿一句话也没有说。之后，院长起身来到了窗户旁边，又开始说了起来，“看，玛朗戈的神父早到了。”他提醒我说，教堂位于乡下，从这步行到教堂至少需要四十五分钟。于是，我们走下了楼。

神父已经在太平间的门口，和两个唱诗班的孩子一起在那里等着我们。其中的一个小孩手拿香炉，神父正弯腰帮他调整好香炉上银链条的长度。一看见我们，他直起了腰，开口向我们寒暄了几句，称呼我为“我的孩子”。说完，他领着我们进了停尸间。

一进来，我就注意到棺材旁边站着四个穿黑衣服的男人，而且上面的螺丝钉已经拧好了。同时，我还听见院长说柩车已经停在院子里了，神父开始祷告起来，接着每个人都动了动。四个黑衣人走向棺材，这时神父、唱诗班和我一起走了出来。在门口，站着一位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夫人，院长指着我向她介绍说，“这位是默尔索先生。”我没有听见她叫什么名字，可是我猜她是养老院的一名护士。当我被介绍给她时，她仅仅点头示意，在那又长又瘦的脸上竟挤不出一丝笑意。为了能让棺材过去，我们站在离过道稍远的地方。尾随着抬棺人，我们走出了养老院。长方形、漆得锃亮、看起来有点像文具盒的柩车早已停在了大门口。

在它旁边，站着一个小小个子，穿着滑稽的葬礼司仪，紧挨着他的是一个看起来拘谨、羞涩的老人，这位正是我妈妈的特别好友：贝雷兹先生。老贝雷兹头戴大帽檐的软毡帽，在棺材经过他

身边的时候，他脱帽致意。他长长的裤管拧在一起，堆在皮鞋上；黑领带打结太少，而白衬衫又开口过大，这样一来非常不协调。他鼻子上布满了小黑点，而且嘴唇哆嗦个不停，满头的白发非常柔软，紧贴头皮，耳轮扭曲，耳垂耷拉着，在白衬衣的映衬下，血红色的耳朵更显得怪异与刺眼。

司仪为我们各自安排好位置：神父领头走在前面，接着是柩车，四个黑衣人走在柩车四周，我和院长走在柩车后面，护士代表和贝雷兹先生跟在最后。

天上艳阳高照，空气中热浪滚滚，一波接着一波地炙烤着我的后背，一身黑色衣服更加容易吸热。我实在搞不懂我们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上路。贝雷兹老头本来戴着帽子，现在又摘了下来。我扭过头去看他的时候，院长又给我多说了关于他的事情。我记得院长这样说道，“碰到凉爽的傍晚，你母亲和贝雷兹先生经常在一个护士的陪同下溜达，有时候，他们竟一直走到乡下，当然了，是在一个护士的陪同下。”

我看着周围的田野，一行行柏树与天边和山岭连接起来，野地上红绿相映成趣，几处房屋点缀其间，我终于能体会到母亲的心情了。傍晚时分这个地方应该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忧伤。而现在，热辣的阳光炙烤着这片大地，这是多么冷酷无情与狂躁失望呀！

最后，我们终于开始出发了。直到此刻，我才注意到老贝雷兹有点瘸。随着柩车速度的加快，这个老头就给甩在了后面。走在柩车旁边的一个人也落在了后面，渐渐就与我并驾齐驱了。太

阳升起的速度太快了，我好奇极了，而且还发现嘈杂的虫鸣声和簌簌的草动声早已在野地里恭候我们了。汗滴从我脸上淌了下来，因为没有帽子当扇子，我只好拿起我的手帕扇了起来。

殡仪馆的某个人转向我说了什么，可是我没听懂什么意思，说话的同时，他还用右手抬了抬帽檐，左手不停地用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。我问他说了什么。他指了指天说，“太阳太毒了，是吧？”

“的确。”

“你母亲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嗯，一年比一年老。”事实上，我自己也不知道她确切的年龄。

说完这句话，他便默不出声了。扭头看了看后边，我发现贝雷兹老头已经远远落在队伍后面五十多米了，只见他手里摇晃着扇子，匆忙地往前赶着我们。同时，院长表情肃穆，也在紧跟着我们，尽管脸上已经大汗淋漓了，也没有动手去擦。

我意识到队伍走得更快了。不管何时我看一眼骄阳高照下的田野，毒辣辣的光线总是让我睁不开双眼。不久，我们走上了一条新修的柏油马路，路上的新铺的柏油在烈日的烘烤下融化了，每走一步，大家的脚就会陷下去，留下一行行亮亮的鞋印。前面车夫的黑皮帽子，看起来就像一团悬在棺材上面的黏糊糊的皮子。这一切让我晃晃悠悠地似乎进了一个奇怪的梦境，蓝白相间的天空、周围的人清一色暗淡的穿着、黑漆漆的棺材、漆得黑亮的车子，而且还夹杂着各种味道：皮革味、马粪味、漆味、香炉